

此心安處是吾鄉

今年是我在香港生活的第十一年。回顧一段或長或短的關係，大概總會心生感嘆：啊！當初可沒想到會這樣……

追溯我和香港的緣分，要回到一九九七年七月，正是香港

回歸祖國的那個夏天。那個暑假，發生了兩件事，難以忘懷：數學考試不及格和參加學校鼓號隊。在我的整個學生時代，這是唯一一次不及格，也是唯一一次有機會參加鼓號隊。很多鼓號隊員不想參加暑假活動，我才有機會作為替補參加慶回歸的活動。如願以償的開心完全蓋過了那張不及格的成績單，讓那個夏天在回憶中不至於太暗淡。

最近幾年，因為周遭的環境和人事，大家彷彿格外喜歡感嘆人生的變數和不可預知。倒也沒錯。可是，人生幾時可曾預測，生活何時又不在改變？

二十五年前的數學考試不及格並未妨礙數學是我後來高考的高分科目。而我更想不到在參加慶祝香港回歸活動的多年之後，香港就是我生活的城市，十多餘年還未離開。

曾經生活過很久的城市，是上海。也幾乎以為一輩子就要一直在上海生活下去。可是，二十多歲的年紀，離開一個地方重新開始，簡單又決然，好像完全不需要理由。而當時我卻也有很多理由：不喜歡上海的嚴寒和酷暑，不喜歡當時的工作，還有我的不甘心和不安心。具體為何不甘又不安，卻從來沒有清晰的答案。記得離開時我對朋友說，我的生活不該如此。可是究竟也說不出應該是怎樣。

那時朝思暮想的城市其實是北京。紅牆綠瓦，市井胡同，令人嚮往。家裏的書架上，有好幾本講

北京的書。幾次搬家精簡，還是捨不得丟。雖然，去北京生活已經成了一個漸行漸遠的念想，而已。

接下來的故事就沒懸念了。有篤定有意外，一半順利一半坎坷的來到了香港。如今，終於到了不敢輕易放棄、隨時豪邁重啟的年紀。說起十幾年光陰也就像雲煙過眼。偶爾我也恍惚，儼然生活一直在原地，沒有進步；腦海裏卻有許多分明的節點，標記着一路走來的腳印，步履匆匆不停息。

最近，一位很久沒聯繫的故人，轉轉聯繫到我並相約敘舊。他說自己結婚生子，轉工發福，喬遷新居。他問我是否安好。我說差強人意，原地踏步；搖擺漂浮，好似青萍。他又問，那你感覺如何？我說，算是怡然放鬆，悠然自得。他說，這就是最值得說恭喜的事了。

最近聽了蘇軾的《定風波》，聽到：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斗膽附會一句：我在嶺南且安好，此心安處是吾鄉。無論世界變化紛紜，內心的安定才是我的定海神針；異鄉成了故鄉，香港也就成了家。



▲香港夜景。

作者供圖

謀心

山東一位青年因工作屢遭碰壁，便去終南山隱居，他租了一間破屋子，每天自己做飯，靠讀書打發時間。幾個月後經濟不支，連房租都交不起了，這讓他感覺壓抑。半年後，他的父

親上終南山將他「抓」了回去，心疼之餘，一句話將他踹回到現實：「沒錢學什麼陶淵明？」

據說，這些年終南山成了隱居的勝地，新聞還說，隱居的人越來越多，致使終南山房租暴漲，讓許多想去隱居的人都隱居不起了。我怎麼覺得這則新聞有些搞笑的成分？

逃避現實式的隱居，終不能長久。有錢人的休閒式隱居，也不是誰都能模仿的。當然，確有真正的隱居者，心甘情願遠離鬧市，在生活自足的基礎上，過上了恬淡的出世生活，這樣的隱居，其實是一種新潮的生活方式。而更多人所謂的隱居，應該是在不逃避現實的前提下，隱居於自己的內心，而不在居於何處。作家錢紅麗說：「隱是一種處世態度，並非躲在深山高澗裏就是隱了；隱是一種心境，它徹底擺脫世俗紛擾，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謀心』。」

誠哉斯言！現實生活能逃離嗎？人活着，到哪裏都是活在現實裏。與其換一種環境，不如換一種心境；與其隱居，不如「謀心」。

霍金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和宇宙學家，有意思的是，一個常年坐在輪椅上、全身癱瘓、不能發出聲音的人，卻被譽為「宇宙之王」。輪椅之

小，宇宙之大，多麼強烈的反差！但也不難理解，宇宙再大，也沒有人的內心大。我覺得，霍金走的就是一條「謀心」之路，而且是一種積極的「謀心」。這使我想起小說家張惠雯的一句話：「飛鳥可能因為內在的束縛變成了池魚，而池魚有可能在精神世界放飛自己，雖囿於一處反得了自由。」無疑，霍金就是在精神世界裏放飛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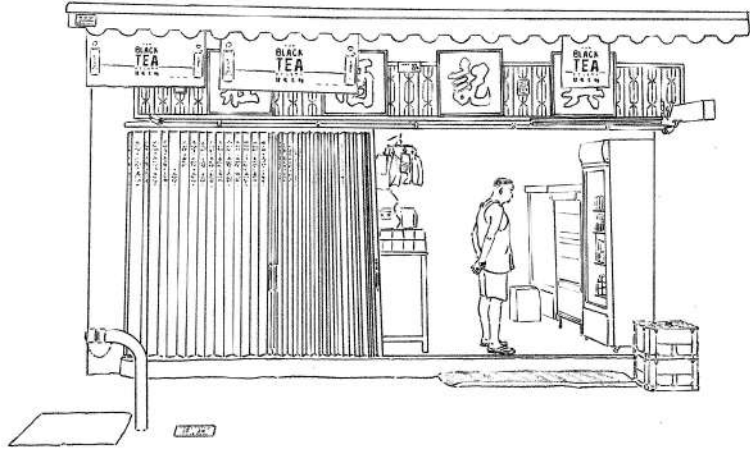
我們的自身條件告訴我們，屬於我們普通人的物質世界，比霍金的輪椅大不了多少，因而，我們大多數人其實都是「池魚」，但我們可以選擇在精神世界裏放飛自己。人所處的物理環境、所擁有的物質財富有限，唯獨精神世界廣闊無垠。「謀心」者，既可以進取，也可以隱居——前者，將智慧和創造力發揮到極致，創造非凡成就，因為心無旁騖，所以無所困擾；後者，將內心經營得遼闊、深邃、澄澈，即便身居鬧市，照樣安詳、靜謐、無憂。這是一種普遍的「謀心」方式。

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一個「謀心」的過程，並不在於幹了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積聚了多少財富，而是構建了一個怎樣的心靈世界。那位山東青年，若是內心足夠強大，他無需去終南山隱居；若是內心空洞，即使有足夠的財力支撐他在終南山生活下去，生活回報給他的樣貌是無聊。他父親也只說對了一半，不是有錢就能陶淵明，陶淵明隱居不只為謀生，更是在「謀心」。

時地人

梁貝爾

老店新廣告，以茶代酒。



秋陽烈艷，尋古探幽



文化什錦 厲放

一日，與家住九龍的本地實單老餐敘，聽他說起九龍城附近有些與南宋末年南逃皇帝相關的古蹟，說者徐徐道來，聽者心生好奇，於是纏着單老帶路，要去看。終於，在他密如織網的日程中，塞入了帶我九龍城尋古半日遊。

九龍城雖不是香港最早開發之地區，但卻也曾在中國歷史大舞台上佔有位置。「鹽業」是香港古代三大產業之一，與採珠、種香，鼎足而立。中國歷史上之食鹽，絕大部分時間由政府專賣，九龍城一帶是宋朝官富鹽場，朝廷派鹽官專司管理，當時九龍城在香港版圖內儼然一個赫赫有名之地。加之南宋末年，最後兩位皇帝，為了逃避蒙元軍隊追殺而居住九龍城，這亦是唯一一次香港有在位的中國帝王到來，更使九龍城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留下足跡。撫今追昔，斗轉星移，期待着探秘宋室南渡之古光片羽。

颱風過後，上空蔚藍如洗，幾朵白雲躲在天邊任由秋陽發威，把空氣烤得發燙。這天我叫上師妹趕赴九龍，坐上單老專車，開始尋古探幽。知我心急想看宋皇遺跡，但單老不急，說是先送一個「節目」，把車停在路邊，對單太說「我守車，你帶她倆去看看那塊石頭。」

看石頭？我和師妹一臉疑惑，跟着單太下車，頭頂驕陽，過馬路，踏進一小片綠蔭——海心公園。「我當年在對面上班，這是年輕人『咁托』常來的地方」，單太悠悠地說。「那你和單老也常來吧？」我打趣地問。「才沒有，那時下班後就上夜校，沒功夫喔」，單太雖然否認，但笑語中卻是絲絲甜蜜。單老夫婦年輕時白手起家，靠勤奮和努力打造出一片天地。

話說這塊石頭還得先說為什麼叫海心公園。這裏曾是個小島，原址有一座海心廟，追溯更久遠些稱作土瓜灣島。當年客家人來到香港後，大部分圍村是客家村，剩下的本地村稱為土家村，土瓜灣，名字由此而來。海心島上四周怪石嶙峋，其中以魚尾石最形神肖。

自一九六〇年代起，特區政府在土瓜灣沿海進行大型填海工程，便將海心廟遷移至現址。隨後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撥款興建海心公園，保留了原有魚尾石、海心石及大部分自然景觀，園內遍植樹木，海心亭楹聯題曰：「海心亭具西湖韻，魚尾石全此地



如是我見 李丹崖

翻開很多醫書，都能找到華佗神方中含有藿香的影子——若中暑暈倒，心痛欲死者，宜急用青蒿一兩，黃連、人參、白朮各三錢，藿香、茯神各五錢，香薷、半夏各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即止。治療腋臭或以雞舌香、藿香、青木香、胡粉各二兩為散。綿裹之，納腋下，亦效。

如此種種，華佗所用藿香甚多。照理說，醫家不會單單偏愛哪一種藥材，藥材卻以醫家為母體襟抱，沒了醫家，草藥也只能是本無之本，無頭的蒼蠅。

藿香這個名字好，念起來極具聲律感。鄉人形容一件事物的驚訝，脫口而出一個擬聲詞：嚙！如此說來，藿香，或可以理解為「嚙嚙嚙之香」。

當然，這只是玩笑話。

秋風沉醉，在暮色中的華佗家廟，古樸肅

靈」。小小公園，亦是一段滄海桑田之變遷。另傳情侶們拜過海心石後，會有美好姻緣。「想當年您也常來吧」，上車後我和師妹笑問「司機」，單老笑而不語，駛向下一景點。

「看，宋王臺」，單太繼續做導遊，指着一塊碑石說。宋朝之香港，宋王臺是最好例證。七百五十多年前，南宋兩位小皇帝趙昀和趙昺南逃至香港，在九龍城一帶建立行宮。雖說逃難，小皇帝駕臨九龍城時，有上千官兵護駕，場面依然極之盛大。但蒙元軍依然緊逼，這對落難兄弟，停居數月便繼續逃亡。一二七八年，不到十歲的趙昺受顛簸，驚病交加，不久駕崩。其弟被擁立為王，最後逃亡至新會崖山。蒙元軍隊趕至，宋軍大敗，南宋末代皇帝昴與朝臣一同投海自盡，結束了宋朝統治。

後人為紀念宋帝來港之事，在九龍城附近一座「聖山」上的巨大岩石刻鑿「宋王臺」三個大字（不以「皇」字乃怕得罪元朝皇帝）。往後之歲月，宋王臺巨石幾經爆破，幸這三個具紀念性大字無受損。後因啟德機場擴建，「聖山」夷為平地，刻有「宋王臺」之石碑於一九五九年遷至現址——宋王臺花園。園內有《九龍宋皇台遺址碑記》石碑，以紀念此段史跡。佇立碑前，往事如煙飄已遠，一聲嘆息。

下一個景點露明道花園，在法國醫院與變電站之間，是一個鐵絲網圍住的迷你花園，看起來絕不起眼，但卻是珍貴的南宋歷史古蹟。走進小院，四張長椅和兩棵大樹，最搶眼的是破舊花崗石門框，門額刻有「上帝古廟」。「上帝」與「古廟」，何解？原



◀「宋王臺」刻石。

資料圖片

華佗家門前的藿香

穆，或者稱之為端莊，慈祥老者一樣，安謐地坐落在城市的北部，沒有一絲要聲張叫囂的樣子。

試想這座家廟的主人華佗，亂世之中，懸壺濟世，心繫天下蒼生，盛世之下，其神方良術仍被後人奉為主臬。中國人有句古話：「不為良相，便為良醫。」華佗本有舉孝廉等出仕的機會，他均不受。他的功名在百草之中，也在蒼生之中。後人尊他為「神醫」，中國古代的醫家那麼多，時至今日，提及良醫，沒有說別的，只會統一冠之：在世華佗或華佗再世。

藿香有馨香，帶着一個香字嘛。在氣息上，藿香與紫蘇有一些相像，遙想早年間，母親在院子裏也種了三五株藿香，夏日花開得爛漫，秋日藿香的籽粒呈穗狀，一粒粒裹在穗子裏，比芝麻要小得多。到了冬日，儘管萬畝凋敝，藿香也成了焦枯狀，靠近它，仍然有一股香氣，讓人耳目為之一新。

藿香是宿根植物，今年不掘，次年原地還會再生出來，又是一季葳蕤，四時芬芳。夏日午後，蚊蟲滿院，採擷三兩朵藿香別在耳上，蚊蟲均不敢靠近。母親在夏日裏則喜歡在藿香前納鞋樣，繡一雙鴛鴦手帕，母親雖是地道的皖北人，不知道哪裏學來的女紅，那手藝，在我看來絲毫不輸蘇杭一帶的女子。

就着暮色，在華佗家廟前駐足，隨即問幾

來此「上帝」是指「北帝」，又稱「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由逃難至香港的宋帝昴宗室建立，位於當時稱作古瑾園之趙氏村內，為免元室起疑而簡稱上帝。一九二〇年代，城市擴展，古瑾園被夷為平地。經學者呼籲，政府在古瑾園村落遺址建立露明道花園，更特邀饒宗頤教授撰文紀念，刻文為碑以流傳後世，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揭幕啟用，二〇一〇年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真是廟不在小，有「帝」則名，又幸得有識之士給予保護，歷史古蹟免於隱入煙塵。

最後一站九龍城衙前圍村。圍村建於一三五二年，曾是九龍半島歷史最悠久仍然有人居住的村落，亦是港九市區於二十世紀後唯一曾存在的原居民圍村，二〇一六年決定清拆重建。「村」中有座天后廟，村民為酬謝天后神恩，自一七二六年起逢十年舉行太平清醮。廟外擺放了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所立石柱，此廟具有歷史價值。當地產商要開發這片區域時，單老直接溝通該集團上層，呼籲保存這座古廟。由於面對清拆，整片區域都是圍板，不得而入。正感失望，單老出面，領着我們穿過狹窄小路來到廟前。古廟依然保存完好，香火不絕。又聽聞市建局曾承諾保留部分文物，包括天后廟，方感釋然。

「這條街有一百多年了，馬上要改建」，說這話時單老正駛入九龍城滿是泰國菜和潮州酒樓的街上。「要抓緊時間，再請單老夫婦導覽幾次九龍」，我暗中盤算着，便到了分手的時候。

「下次見」，單老夫婦目送着我和師妹走向地鐵站。

位村莊裏的老人，這座家廟多少年了？村裏的老者笑出一口燦然好牙說：「就這麼告訴你吧，別說廟了，就單單是廟前的這一叢藿香，我小的時候就常常在這裏讀書，花蚊子不敢靠近呀！」

「對了，我的爺爺在吃了鎮上的冰糖肘子之後，還喜歡掐一兩片藿香葉來泡茶。」老者繼續說。

「藿香葉能泡茶？」我很是訝異。

「是的呀，藿香茶我喝過，清涼一片，很是妥帖。」老者用了妥帖這個詞，這又讓人訝異。

但我轉瞬又明白，草木芬芳，很多是能入茗入饌的。妥帖，可不就是藿香的恩典嗎？

鄉人常有言：「某某家，桃李芬芳。」無他，這是形容一座門庭風氣良好。而家族中的長者，為勉勵後人，也會在門前栽桃樹，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當然，這只是普通人家，稍微特別一些的人家，會在院子的東南側栽種紫藤，寓意紫氣東來。我看了一眼華佗家廟的門前，沒有紫藤，東南角的方向，正是那片藿香葉子墨綠、花色幻紫的地方。

這就是華佗家，不慕潑天富貴紫，只求踏實謙恭色。藿香的底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華佗的底色。